

河南作家丛书
HE NAN ZUO JIA CONG SHU



冰上圆舞曲

叶文玲 著

I247.5
1007
2

冰上圆舞曲

叶文玲 著

038452



女子学院 0050424

河南作家丛书

冰上圆舞曲

叶文玲 著

责任编辑 仵 九

黄河文艺出版社出版

(郑州市经五路16号)

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8.375印张 195千字

1988年3月第1版 1988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3,200册

ISBN7-5400-0074-0/I·72 定价2.15元



1984年摄于郑州



目 录

紫石砚（中篇）	（ 1 ）
春天的喜剧（中篇）	（ 77 ）
杨梅岙的表嫂（短篇）	（ 127 ）
亨得利大座钟（短篇）	（ 137 ）
没有发现新问题（短篇）	（ 155 ）
芽 （短篇）	（ 170 ）
问题小说（短篇）	（ 197 ）
头条小说（短篇）	（ 202 ）
冰上圆舞曲（小小说）	（ 209 ）
伉俪曲	
父子曲	
心 曲	
小夜曲	
冰上圆舞曲	
老赶大叔外传（系列小小说）	（ 221 ）
心里不踏实	
坏了“家规”	
开洋荤	
微服私访	
姥爷叫得好看	

喝“雀巢”

“散手太极”

“大邮票”

心口痛

神游天下

第六个成员（短篇）……………（237）

赎（短篇）……………（257）

紫石砚

端州石砚人间重

——〈唐〉刘梦得

—

黛黛陷在单恋的漩涡中。

她苦恼极了，最苦恼的是无法对人诉说，不然，你看吧，若是她一“招供”，立刻会引来一片笑声，老成持重的人会笑她幼稚肤浅，羞答答的姑娘们会笑她不知害臊，追求过她的调皮小伙子会朝她扮鬼脸，而那些已经摘取了幸福果的小媳妇，则又会端出一副“过来人”的派头，向她闪出矜持而又神秘莫测的微笑……不管别人怎样反应，即令面对最知她疼她的父亲的皱眉叹息，她也无心解释，她也无法压抑自己的痛苦感觉……原来，爱情是一片追求的苦海？

追求得不到回应，就是痛苦的根源，一个人要是热烈地爱上了，就会成为盲人、聋子，又痴又傻又呆……她见好多书里都这么写过，这是真的，现在，她就有这个体会。

是啊，她虽然有一双被某些小伙子奉承过的“水汪汪的杏核眼”，却一点看不出爱的前景。她虽然看不透他的心思，却无法

放弃对他的敬慕、对他的爱。

她简直恨死他了，这个可恶的辛寄北！

当然，她是凡女，并没有突出的才华，虽然在这个小镇上，很多人看她如鸡群之鹤，但他们看重的至多不过是她家的地位，她父亲是个小有权力的地区教育局长，而她从省里的艺专毕业来到这个小镇的工艺厂，就犹如仙女下凡，令许多人仰慕不已。说实在，这一切都挑不起她的任何优越感，相反，倒是辛寄北那不卑不亢的态度和对她的淡视，使她愈发感觉到世俗之见的可厌和自身的浅薄。

她喜欢他。从一般人常挂嘴边的家庭与物质“条件”看，他并不算“优”，但她就是崇拜他非同一般的才华，喜欢他“骨格清奇非俗流”的品貌，尽管论年岁，他比她大整整七岁！

“七”是个不吉利的字眼，“七是七克”，小镇人常常说起这个令她奇怪的见解，她不知道这种概念缘何而来，但是，若是她知道辛寄北也喜欢她、爱她，那怕一结婚就被他“克”死了，她也心甘情愿。

她的心事被父亲看出来了。

“黛黛呀黛黛，你就不能学得内向一点么？要深沉些，爱谁那是一种很严肃的抉择，爱情是高尚而又……”

黛黛闭起眼，难过得泪水都快淌出来了，她竭力咬住嘴唇，才没有把一肚子的委屈，似急风骤雨向父亲倾倒……是的，要深沉些、深沉些，说得容易，爸爸呀爸爸，难道你没听说过，没尝过痛苦滋味的就不算真正的爱情么？

陷落在不幸的单相思的漩涡中而不知自拔的黛黛呵！

不错，世界上有很多事情是不能同日而语的，比方说，当今各大城市中“大男大女”找不上对象，已成了颇为严重的社会问

这件事，在长塘镇这个小地方，就怎么也无法教人理解，如果你再告诉大家：“大男大女”中主要还是“大女”占多数，而且绝大多数“大女”还是品貌相当不错的知识女郎时，听者更会把眼睛瞪得溜圆，怀疑你是否存心欺哄他们。

这也难怪。人不能超越自己的见识去设想外界的事物。的确，在这个方圆不足一平方公里，人口不过一万五的小镇上，“土地爷”和“送子娘娘”一直配合默契，赐给这方百姓最巴望的恩惠：不但有着这良田沃土，而且有板有眼地教出生的男女恰成比例，因此，小镇的男女青年百分之九十九点九，都是一到婚龄都自然而然地“树上的鸟儿成双对”，即使不能说对对都是美满姻缘，却也大多如意。世上的事总不能要求得太周全，不是吗，即令圆的地球，也只能是椭圆，什么事太周全了，世界也就不成世界了。反正至少这个小镇好多年都没有发生过死后才能共坟台的“梁祝”式婚姻悲剧。前年倒是出了桩因求婚不遂欲剖腹自杀的奇事，但事后不到三天，这位本来要轰轰烈烈去殉情的壮士，却在笙箫鼓乐声中当了新郎，而那位一点也没被吓住的新娘，却含娇作嗔地对闹房的人说：她当初之所以突然变脸“拒绝”他，是因为从一篇小说中学来了对对方的爱情必须要进行这样一番“严峻的考验”……

类似的趣闻逸事还有好多。

你看，这个小镇就是由这样一些可爱有趣的人儿组成的。八十年代的物质文明与二十年代封建意识亲密无间地掺合，是这个地方最大的特色。

事物就是从一般中显出特殊的。因此，象辛寄北这样三十出头而未婚的大小伙子就寥若晨星了。他一米七九的个头，眉眼清俊，五官周正，虽然用不着拾人牙慧地说一句：他的长相就象眼

下姑娘们最爱提起的“高仓健”或者“掷铁饼者”，但黛黛相信这一点：你喜欢谁，谁就是世上最“帅”的，不信的话，不用“掷铁饼”，那怕只教辛寄北去投投标枪呢，他准也是腾豹步、闪虎腰，一副雄姿英发的模样！但是，他最令她倾心的，还是那副在工作台前低眉颌首沉思默想的神态……哦，多少优秀精美的设计稿，就是从这沉思的泉流下源源涌出的呵！难怪他一直是工艺厂的“宝贝”。

如今，他又成了“明星”——自从他的两幅书法作品参加“江南三省五市书画比赛”得了一等奖后，他更成了省内外书法美术界的知名人士，那署名“横山寄北”的落款，简直要和当今画坛年轻的名流“历下美林”齐驱了，这一切都教大家又敬又羨。还有，省电视台来为他拍过几次电视；常常有人来求他的“墨宝”，新落成的饭店旅馆，请他写条幅；刚开张的商店，不断来求他写字号招牌……而最令人折服的还是他对待名噪一时的荣誉的那副不卑不亢的态度，他既不为大伙送他“万能博士”的雅号飘飘然，也不以一些小单位总为这种没完没了的小事麻烦他而厌烦，来者不拒，他总是用一如既往的谦虚和热诚，为他人尽心尽力。

可气的是，他对所有的人都是那样好，唯独对黛黛不然，一直都是这样：若即若离，不亢不卑。设计室就他们四个人，黛黛和他的桌子临窗而设，面对面，应该说是朝夕共聚长相守，可辛寄北总是那样严肃和寡言，除了和她谈论与工作有关的事，从没有多余的话和任何超出同志情谊的亲热表示，他从来就没有回报过她的热情的注视；又不是泥塑木雕，何苦老是要带着那副耶稣一样的悲怆面孔，连微笑一下也不肯啊？

她真恨死他了！

就算他看不上她吧，那么厂里还有一批挺可爱的姑娘啊！

不，黛黛发现，他对别的姑娘也如此：儒雅风度还加上彬彬有礼，但那更说明是一种有礼貌的疏远。这使她略略心安。但是，他到底为什么这般骄傲？她就不信他的心是一汪死水，不起半点波澜！

终于“风起云涌”了。

这一天，黛黛照例把一份新到的《艺谭》递给他先看，他接过去一翻，立刻“呀”了一声。黛黛惊异地抬头看他，只见他满脸生辉，眼神中流溢着无比欢欣的光采，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无比惊异和喜悦的光……

什么事值得他如此动心呢？

她不声不响地绕到他身后，循着他的目光看去……哦，原来是一则“黄河书法大赛揭晓”的消息，下面是得奖者的名单。

“真是不可思议，难道，难道果真是她么？”他两眼发直地自言自语，好象一点没注意到她的存在。

黛黛又扫了一眼，在一幅雄浑苍朴的行草《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》的下面，署着一等奖获得者的名字：云千曲。

爱恋中的人的神经是最敏感的，即令“最快速跟踪”，也追不上这种反馈的信息——黛黛马上明白了：他的所有的“迷”，都和这个“云千曲”有关。

黛黛心里立刻涌起了一种难以言状的酸楚滋味，她竭力抑制着，装得若无其事地问：

“怎么，你认识这个云千曲么？”

“认识，认识，但是，不知道是不是她，要果真是她……”他立刻回答，那没有半点城府的恳挚语气，那热烈而坦白的精神，立刻教她窥知了他内心的大半“秘密”……这使她难过了，但她还是被深深感动了，真诚和坦率最能征服人心，她从来

也没见过他那一向沉郁寡欢的脸上，会绽发这么生动的神韵。

她觉得自己的心忽地往下沉落，一刹那间，加倍的爱恋和嫉妒，真教她难以自制。

但是，她毕竟还是有自制力的，姑娘家的机敏，使她立刻找到了最聪明的话题。

“那你不会找机会去看个究竟吗？要知道，按我们的出访计划，原来不就是打算要到西北和中原地区，到文物古迹的胜地去考察一番吗？……”

“哎，那是观摩性的出差，我们原来不是定在今冬明春间进行么？……”

“那有什么，业务学习的出差还有什么严格的时间限制？你要不肯张口，我替你去和徐厂长说！……”

黛黛对这一点很有把握，她知道老徐厂长将会怎样对待她，他那张笑嘻嘻的团团脸，总教人想起灵隐寺的弥勒佛。辛寄北素来是他的心肝尖子，自从他们上回设计的那套刻有“雁荡山传说”的扇面组画，在省公司工艺设计评比中拿了一等奖又挣得了十几万元的盈利后，他一直都用这“弥勒相”跟他们设计组的人说话，对他们的各种要求也总是有求必应。

“可以可以，那有什么不可以的？只要寄北他自己不怕辛苦……喂，黛黛，你告诉他，除了龙门石窟、云岗石窟外，陕西咸阳的兵马俑，最好也去看看，你说是不是？……哎，寄北，你来了？”

辛寄北是不放心呢还是迫不及待？他自己来了。他静静地站在黛黛身后，微带惶恐地笑着。

“我正说呢，你应该出去看看，看得越多越好！眼界越开阔

17 17
越好！信息嘛，得多多注意各地的信息嘛！……”老徐厂长总是把最新名词常挂嘴边，“喂，只是，别转迷糊了，莫忘了为生产服务才是主要任务，主要任务！对么？哦，寄北，好好用用心思瞄点新花样回来，今年再给厂里搞几样拿‘金奖’的设计！再还有，还有……”说着，老徐摸着光溜溜的下巴颏，笑嘻嘻地欲语又止。

“还有什么？”辛寄北没有明白。

“嗯，我想先给你支预防针！寄北，可别让外面的那些个细腰扭屁股，张口闭口‘拜拜’的小狐狸给撩花了眼迷糊了心思，忘了回家的路了！”老徐厂长意味深长地斜了黛黛一眼，这一眼教她耳热心跳，仿佛这话出自她和徐厂长的“密谋”，“真的，寄北我跟你说句颠扑不破的真理：走遍天下，姑娘闺女还是我们长塘镇的雪白粉嫩，一个个都是出水藕尖似的，掐都不用掐，闭着眼摸一个都是好的……”

听听，再往下，你就简直不知道他还会念出什么歪巴经来，飞红了脸的黛黛，赶紧在他的哈哈声中先走了事。

你看，面对这样一位可爱得甜腻腻的上级，即令他心肠极好，不论是她还是辛寄北，能对他和盘托出心里的那些难以言传的秘密么？

二

一冬来，一向温暖的长塘镇雨雪纷纷，白云似的雪被漫盖着田野，虽是银装素裹，大地却热力无穷，这泽国水乡蒸腾得终日水气氤氲，未曾教雪被盖严的山水，依然象一幅水墨画似的这儿淡淡一簇青，那儿浓浓一抹绿，越发透出了江南山水的多娇和滋

润。

檐上细细的冰凌，象一把玲珑剔透的水晶梳子迎风垂挂，却承受不得阳光的爱抚。但得天一放晴，晚风一吹，便形销骨立猝然垂落，那碎珠裂玉的脆声，和着消雪溶冰的叮咚之音，此起彼落，宛如天地间有一双看不见的素手在调理着江南丝竹。

也许，是受了当地人的传染，黛黛也过于钟爱这个水乡小镇了。清晨，当她悄然起身时，整个小镇还在惺忪的睡态中，可是，她看冰天雪地却觉春意盎然，听融冰化雪的声响也似细闻天籁。哦，山好水好还得心情好，她的感觉这样欢悦美妙，就是因为赢得了个旁人难争的机会：十里长堤通码头，她送辛寄北启程。

虽然她心里还塞着一团乱麻，虽然，他的哑谜还未对她揭开，但她自信已经取得了“进攻”的钥匙，十里送行就是绝好的时机，他纵然是铁嘴钢牙，她自信也能启开。

她悄悄打量着他：这个从不修饰的邋遢鬼，今天总算按老徐厂长的理论，“全副武装”起来了。

“穷家富路嘛，别弄得穷里穷气的，叫人一看就是副土鳖寒酸相，谁还有兴致跟你打交道？我们的人不出去则已，一出去，小伙子就得象达式常一样有派头，姑娘就得象潘虹一样漂亮，嘿，工艺品厂出去的人，本身不就象个工艺品还行？”

多亏了老徐这番有气魄的宏论，辛寄北换上了厂里出差人员必备的“行头”：笔挺的咖啡色仿鹿皮猎装，乌亮的三节头皮鞋，新式的三用折叠旅行箱……嗨，看这气派！佛要金装，人要衣装，一向不修饰的小伙子一打扮，真是分外风流倜傥！

“嘿，看你这副洋场阔少模样！——小心害了‘四条人命’！”

• • •

黛黛斜睨着他，轻松快活地引逗他说话。是的，她今天也是一身新装，雪白的开司米羊毛衫，藏青的劳动布紧身长裤，银红绒线的贝雷帽，真是俊雅极了，须知“女为悦己者容”，她总不是无缘无故在头天晚上就为自己这一身衣衫进行精心设计吧？可气的是，他对她的一切，依然视而不见，虽然一路同行，却目不旁视，好象她不过是旁边的一截木桩或一块路碑。

“什么，什么‘四条人命’？”他迷惘地回过头来，好象这才意识到她的存在。

这傻瓜！连这都没听说？黛黛非常得意自己的危言耸听了，马上笑吟吟地把这个笑话编得更圆：“有个身材漂亮的高个男子在街上走，在他背后的两个姑娘想追上看个究竟，不多一会就急死了一个；那男人闻声一回头，嗨，相貌奇丑，比猪八戒还猪八戒，又吓死了另一个！这不，‘两条人命’！你呐，加倍地漂亮，保准是左边又急死一个，右边又吓死一个！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她自己先忍俊不禁地大笑起来。

奇怪，他竟一点不为所动，听了她的这番俏皮话，却不无尴尬地看了自己的上上下下，微红了脸嘟哝道：“是不是这个样子很象个末等的时装模特儿？都是老徐，我不换，他非叫……”

黛黛吓了一跳，忙说：“不不，我是和你开玩笑的，你穿这身衣服很好……”

“哦，我知道，小于，你今天很快活……”

“那你呢，你难道不快活？对这样一趟饶有情趣的旅行……”她立刻接住话头，又负气地加上一句：“而且马上就要见到教你日思夜想的人……”

“哦，小……于！”他略带惊讶地拖了长音叫她，这一声叫得黛黛好不自在！是的，也许如爸爸所说，她太浅薄、太不深沉

了！……自责自惭的泪水立刻涌上了她的眼眶。

“不，你不知道，我也是很快活的，不，不只是快活，是感慨多于快活！”他说，那平和而温婉的声调，立刻教她熨贴，也更教她羞惭了，“你看，我们江南这派雪景多美！刚才我一路都在心里感叹：太美了，太美了！我们的家乡，我们的原野！……真是中华大地，无山不秀，无水不丽！可是我没有说出来，只是在心里使劲品味、感觉，难道你不也是这样吗？是的，山好水好更得心情好，你说对不对？哦，……十几年前，当我肩扛着那个装了锯刨斧凿的木匠家什匣子悄然离乡时，也是这样的冬日，我记得那日没有降这雨雪，心里却觉得山也灰水也寒，万象萧索。从一踏出家门第一步，我就想起了鲁迅先生的《故乡》里写的那几句话，刚刚走出第一程，我就想低唱《拉兹之歌》。哦，那时，山还是这山，水还是这水，可是我心绪悲怆，天未寒，地未冻，自己心里却结了冰！……是的，十四年前，我就是带着那样一种情绪，步入人生的茫茫旅程的……”

他轻轻喘了一口气，步子慢下来了。

黛黛暗暗憋了一口长气，巴不得眼前的路伸展得越长越好。

“黛黛！”他第一次亲切地不带姓地呼唤她的名字，这教她感动得想哭。

“黛黛，我一直没跟你说过我的过去，对么？尽管你也知道一点，但并不十分清楚，对不对？如果你有兴致听的话……”他突然顿住了，用她从来也没有享受过的温柔而又尊重的目光望着她，停了停，才轻轻地说，“黛黛，你知道，以往，我不愿对你，对许多人讲起那一切，是因为我觉得那里边有太多的忧伤，我怕浓重的悒郁和凄恻的意味，会击伤你这样纯洁的心灵，另外，我也怕你无法理解，因为，你毕竟没经历过那个年代，你太小……而且，

你对我又是那样好！……可现在，我却觉得非对你讲讲不可了，我要在走之前对你讲清楚，因为这趟旅行，可以说是牵动我命运丝绳的行程，也许我什么答案也找不到，但我什么都应该跟你说，不知道你愿不愿意……”

黛黛只觉得自己的呼吸都窒息了，她真想立刻变出一百条喉咙对他大叫：

“啊，你快说，快往下说！……”

三

人的命运里也许有很多偶然的因素，可是众多的“偶然”却包孕着一个必然。

十四年前，要不是实在走投无路，我这个十七、八的小伙子，怎么也想不起远走他乡，山穷水尽时就会逼出人的勇气，我的“到处流浪”的行动，首先要归功于“大串连”对我的启发。

我的出生地不是长塘镇，而是离县城最远的海角小岛羊角屿。和许多“黑五类”子弟一样，我身上也有一个“黑烙印”，我有一个在我出生前因为出海而“下落不明”的父亲。母亲在去世前，把我托给了在镇上当油漆匠的表叔公，即使这样，也未能擦掉我的“印记”，所以，我既不可能有当“红卫兵”的资格，更不可能有坐火车“串连”到北京接受检阅的光荣，但“大串连”那种乱哄哄的大自由却触类旁通地给我拨开了一窍：有脚便有路，只要大胆去闯，身无分文也可走遍天涯。

那几年，我的那些同学，那些戴了红袖章扛了大旗，雄纠纠气昂昂地去“长征”的小将们，在历时数月半年的远游后，虽然最后都是丢盔弃甲零零落落地回到了镇上的，但他们总算都大开了